

# 三位傳奇人物

黃天邁

## 浪跡天涯憶舊遊之七

### 陳友仁不懂政治？

「我不懂政治」是陳友仁晚年發牢騷時的自我解嘲。

說起來話長，我認識陳友仁遠在民國十四年。那一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北上，陳氏為隨員之一。中山先生於民國十三年最後一天——十二月卅一日由天津乘火車到達北京。正陽門車站的歡迎隊伍二萬多人在寒風凜冽中等候四小時，中山先生所乘的專車終於進站，我在萬頭鑽動中也幸得瞻仰一代偉人的丰采，中山先生以憂國傷時，加之舟車勞頓，到北京後肝病加劇，先後在鐵獅子胡同行轅及協和醫院接受中西醫診治，未能公開露面對羣衆演說。但中山先生的精神感召已掀起革命高潮，青年學子紛紛加入中國國民黨。我經父執朱和申先生之介紹入黨，獲頒北字四三三五號黨證，黨證印有「總理孫文」簽字。後來我在駐法總支部辦理登記時換發新黨證，未能保存有紀念價值的舊黨證，實在可惜。朱和申先生湖北建始人，留學德國習兵工，返國後歷任國民黨中委、兵工廠廠長及中山先生德文秘書。他到北京後

與我數次談話，認為孺子可教，故介紹我入黨，時為十四年三月。我入黨後，中山先生即因肝癌逝世，無緣親承先生教誨，為生平一大憾事。

朱先生告我，陳友仁在辦中英文合刊之「民報」，正在物色青年黨員中通英文人才，勸我前往應徵。我適讀完大學二年，時值暑假，秋季即升大三，乃與同班章勝榮同往「民報」館應徵。一麥姓秘書殷勤招待，問明來意後，發給我們每人中英文新聞稿各一，囑作中英互譯。繳卷後不到半小時，陳氏親自接見，與我們用英語問答，等於口試。陳氏為英屬千里達華僑，留學英倫習法律，曾在倫敦及西印度羣島執律師業，精通英文，為中山先生所賞識，北上隨節，為中山先生英文秘書。陳氏儀容宏拔，十足英國紳士典型，有時亦頗風趣。他在談話時為我改正一英文字發音。我在北京美國學校時，跟美國孩子們讀 Otter 為 Y ㄩ，陳氏改正應讀 ㄨ ㄩ，可謂一字師。陳氏要我們在報館先學習三個月，期滿我被派擔任漢譯英工作。在那一段時期，陳氏不吝教導，有如嚴師，使我在英文方面終生受益。民國十五年燕大遷校西郊海淀，以功課吃緊，交

通不便，辭去「民報」工作，陳氏仍以「畢業後再來」相約。

我離開「民報」不久，「民報」一天忽刊登一驚人新聞，說：「張（作霖）大元帥病故。」實際上空穴來風。張大元帥以為陳氏故意咒他，赫然震怒，下令將「民報」查封，拘捕陳氏下獄。「民報」等於國民黨喉舌，早遭奉系軍閥之忌。奉系中不少謀士，故作神秘，將「張大元帥病故」不實消息向陳氏洩露，陳氏未予查證，逕予刊登，方以獨家報導自傲，不意適中奉系所佈陷阱。前此民國四年，陳氏在北京創刊「京報」，獨家刊登梁啟超反袁世凱帝制大文「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」，曾轟動一時。後以社論激烈反日，「京報」被迫停刊，陳氏亦被捕下獄。獲釋後南下，追隨孫中山先生。十三年隨節到北京後，又與馮玉祥合作創辦「民報」。

陳氏在北京第二次出獄後前往廣州，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。寧漢分裂，陳氏在漢口仍任外交部長。他邀章勝榮及我前往漢口，進外交部工作。章勝榮犧牲了大學畢業文憑，未讀完大四即應邀前往漢口，我則承諾畢業後再去。十六年我

在燕大畢業，漢口召開北方黨務聯席會議，蕭忠貞（後在南京當選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）代表北京市黨部，我代表北京政治分會，結伴同往漢口。抵漢口後時局突變，武漢政府瓦解，陳友仁與宋慶齡出走，前往莫斯科。黨務會議開不成，外交部亦解散，我黯然北返。我到天津時被奉系軍閥褚玉璞逮捕，羈押戒嚴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，幾被槍斃。經先父及司徒雷登校長懇求張（學良）少帥電令褚玉璞將我開釋，始得不死。照說張少帥還是我救命恩人。

陳氏在漢口外交部長任內，收回英租界，爲我國外交一大突破，是取消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的先聲（九江英租界收回在先，未爲人所注意）。國際間評論以漢口政府親蘇俄，且有鮑羅廷幕後操縱，爲避免與蘇俄衝突，故予讓步云云。實際上蘇俄並未予支援，英人讓步應歸功於羣衆大規模反英運動，及陳氏之鐵腕外交。當漢口英租界收回時，我正在寫畢業英文論文：「我國根據條約開放的商埠之研究」，末段將收回漢口英租界案加入，資料取自上海字林西報，因北方各報皆不刊登。

民國十九年，我與亡妻張雅南同在駐法使館工作，突傳陳友仁與黨國元老張靜江先生之女子荔英閃電式結婚。我適出差不在巴黎，亡妻張雅南曾參加其簡單婚禮。荔英習美術，爲一畫家，她與陳氏年齡懸殊，幾同父女。荔英不顧家庭反對及親友非議，毅然作此終身大事之決定，她說陳友仁是世界上少有的美男子。他們婚後我見陳氏喜氣洋洋，甚爲得意。我將我去漢口撲空的

事告訴他，他說：「將來共事的機會多得很。」廿年他回廣州，出任「國民政府」外交部長。寧漢分裂後廣州與南京「和解」。孫科、鄒魯、李文範、汪兆銘與陳友仁代表廣州議和。國民政府改組，林森出任國務院主席，陳氏任外交部長，爲時甚暫，以主張與日本絕交離職，由羅文幹繼任。廿二年陳氏參加陳銘樞、李濟琛等叛國集團，發動閩變，被開除黨籍。事敗後陳氏永離政壇，索居港滬。

民國二十二年，陳氏與荔英女士重遊巴黎，租一頂樓畫室，閉門謝客。亡妻雅南與荔英爲舊識，我們曾被邀往畫室話舊。陳氏深悔上左傾份子的當，他承認唯有蔣委員長能領導抗戰。他反對和談，汪偽組織曾試與接觸，他未予理會。他主張承認共產黨爲合法政黨，但反對武裝割據。理想爲如英、美兩黨對立，和平競爭。他晚年牢騷滿腹，人漸衰老。他慨嘆說：「我不懂政治！」他回國後於卅一年在上海逝世，享年六十六歲。

### 陳嘉庚誤上賊船

民國廿九年，我在駐巴黎總領事任內奉調回國，取道新加坡，奉軍委會密令，聯絡星、馬及印尼等地僑領，陳嘉庚爲對象之一。我曾任駐棉蘭（蘇門答臘）領事四年，與星、馬及印尼僑領多有往還，人緣不壞。陳嘉庚係福建同安人，鄉土觀念甚重。我因閩南僑領關係，結識陳氏。記得我第一次拜訪陳氏，係由閩南僑領林慶年陪往陳氏之俱樂部「義和軒」。陳氏不通國語，我所懂閩南語有限，二人談話需有翻譯。當時陳氏已

六十多歲，精神健旺，道貌岸然。他個性極強，不免剛愎自用。不錯，他有愛國熱忱，對辛亥革命及對日抗戰，出錢出力，全力支援；但他常不滿現狀，對我政府官員多有成見，不喜官腔教條，他對福建省政府及駐新加坡總領事館作風不滿。我在新加坡時，總領事是高凌百，被陳氏列爲「拒絕往來戶」，因此我與陳氏談話，儘量避免打官腔，以全民抗戰擁護蔣委員長領導爲主題。陳氏曾向國民參政會提案：「澈未出國前，言和即漢奸。」獲會中一致通過，足見其抗日之堅決。

不幸的是陳氏受左傾份子之包圍，同情中共。他率領「南洋華僑慰勞團」回國時，曾去延安訪問，受中共統戰及毛、周諸酋甜言蜜語的蠱惑，由親共至於媚共。他說中國不能再有內戰，共軍勇敢善戰，必須與國軍同一待遇，分享美式裝備等濫調，宛然共黨口吻。他在延安訪問時，毛、周諸酋排演一齣大戲，舉行露天聚餐，粗茶淡飯，用磚頭作坐席，並由「老百姓」跳秧歌舞助興。陳氏回憶說：「重慶作風官僚奢侈，與羣衆隔離；延安儉樸民主，有天淵之判。」我見其中毒已深，我說共產黨慣於演戲撒謊，以抗戰爲名，實則武裝割據，擴充地盤及武力。我並提出警告：中共如在大陸得勢，必將向南洋滲透，批鬥資本家，引起階級鬥爭風暴。福建如果赤化，陳氏故鄉集美一切事業即毀於一旦。我雖盡力說服，陳氏似未覺悟。

陳氏店員出身，以經營樹膠園致富。他倡辦華僑學校，熱心公益。在集美設立幼稚園、中學

、師範、水產、森林等專校，在廈門創辦廈門大學。民國十年前後是他事業全盛時期，開設工廠卅餘所，商店百餘間，種植樹膠、鳳梨一萬多英畝，職工數萬人。他倡導救國運動，歷任「福建會館」主席、「星馬購機壽蔣會」主席、「星馬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委員會」主席、「南僑總會」主席、「新加坡華僑抗敵後援會」主席、國難會議會員等。南洋各地華僑皆奉陳氏為唯一領袖，聲譽之隆，如日中天。但一般華僑認為陳氏過於自信，忽略僑衆意見，獨斷獨行。他任會議主席時，往往提案不待表決即宣告「無異議通過」，故對陳氏之作風，僑衆多有微辭。民國十五年，膠價暴跌，陳氏損失慘重，財力大不如前。但仍支撐場面，以南僑領袖自居。

返新加坡。中共竊據大陸後他向中共靠攏，歷任「政協」及「人民政府」要職，並兼「南僑總會」及「中華全國歸僑聯合會」主席。中共利用陳氏，藉以號召南洋華僑，將陳氏羈縻國內，不使返僑居地，予以虛銜，形同傀儡。南洋華僑極大多數反共，陳氏之「南僑領袖」舊招牌已成明日黃花，並不管用。陳氏晚年致函南洋及福建親友，表露不滿情緒，有悔不當初之意。民國五十年逝世，享年八十八歲。

### 保君建蜚聲壇坫

陳氏重鄉土觀念，黨同伐異，「義和軒」為陳派禁地，僑衆多被排斥門外。陳氏以我有一「閩南人緣」，特予優容。我常到「義和軒」走動，參加聚餐。我遇到林文慶老先生，快慰生平。林氏生長新加坡，留英學醫，尊孔，有英文著作多種。他曾英譯「離騷」。陳嘉庚聘林氏為廈門大學校長，在任十餘年。七十歲退休，回新加坡度其悠閒之晚年。林氏健談，學識豐宏，有幽默感。他老成持重，不以陳氏之左傾為然。陳氏雖表面上尊林氏為長者，實則貌合神離。「義和軒」通用閩南語，我雖不能全懂，但聽到不少幼稚左傾談論。軒內三樓為「來賓止步」區，時出現一妙齡女子倩影，據說三樓為陳氏藏嬌之所。

一九四一年，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，我在新加坡淪陷前夕乘一法國郵船前往印度，船上乘客多為婦孺。同船有吉隆坡廣東僑領陳光漢夫婦，光漢為同盟會老會員陳占梅先生之長子。他夫婦隨我與亡妻由印度轉往重慶。陳家是錫業巨室。日本投降後，光漢返僑居地，重拾舊業，幾可左右世界錫價，當選馬來西亞參議員。我們到印度在孟買登陸，搭火車前往加爾加答。當時我國駐加爾加答總領事為保君建（既星）先生，因得結識。

我到印度後，原擬飛越駝峯去重慶，臨時奉戴雨農、鄭介民兩先生之命，留印聯絡印度政要及蒐集情報，為蔣委員長訪印鋪路。我與既星先生配合聯繫，得知其為人，穩健進取，寄經遠權，而謙沖懇切，相對如沐春風。他長我十歲，北大畢業後，留美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。回國後曾供職江西省政府及交涉署。共產黨南昌暴動時，他被共黨拘禁，幾遭不測。一九三六年他進

外交部為條約委員會委員，外放出任駐雪梨總領事，後調任駐加爾加答總領事。抗戰時期，我國海口封鎖，西南為運輸樞紐，加爾加答與重慶間，空中貨運軍運頻繁，有最高戰略價值。印度為我鄰邦大國，由聖雄甘地領導，倡「不合作運動」，爭取自由獨立。甘地所領導之國民大會派（國民黨），為廣大羣衆所擁護，與英國鬥爭，為英人所畏懼。英國對印度採高壓政策，印度人反英熾烈。日本以「趕英、美出亞洲」為口號，誘惑印度人民，因之反英親日空氣甚囂塵上。倘印度不與同盟國聯合抗日，則日本攫取印度，也如佔領新加坡一樣容易，對同盟國，尤其是我國構成一大威脅。蔣委員長決定訪印，目的在加強中、英在印度的協調，勸說英、印和解，一致抗日。我如偏英，則引起印度反感，如偏印則招英國之忌，顧此失彼，問題至為棘手。蔣委員長欲與甘地會晤，英人多方阻撓，邱吉爾首相竟來電反對。既星先生運用其智慧及手腕，在微妙關係中作妥善安排，終達成使中、印兩大領袖會晤之使命。我認識印度友人甘瓦拉（Khandwala）及馬哈特（Mahata），皆為國民大會派中堅份子。我強調中、印兩大民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，進行說服。二人對甘地及尼赫魯有影響力，經其奔走呼籲，甘地終於同意與蔣委員長會晤。尼赫魯有不同看法，但受命甘地，也就無話可說。既星先生說我是「幕後英雄」，我愧謝不敢當。

新加坡淪陷前夕，我奉命接陳氏前往重慶，他早有安排，偷渡爪哇，隱姓埋名，日本投降後

後曾供職江西省政府及交涉署。共產黨南昌暴動時，他被共黨拘禁，幾遭不測。一九三六年他進

我於一九四一年年底返抵重慶，向戴笠、鄭介民兩先生報告一切。一九四二年二月，蔣委員長訪問印度，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同行。蔣委員長

勸英人緩和對印度政策，英總督仍持異議。印度方面仍堅持繼續推行「不合作運動」。蔣委員長認為必須英、印和解，方能抵抗日本侵略。如英、印各走極端，則必為敵人所乘，對英、印皆無好處。蔣委員長與甘地會談五小時，並與尼赫魯共進午餐。蔣委員長強調中、印兩大民族占全世界人口半數，中、印聯合抗日方能奠定中、印自由的基礎。甘地允諾不妨礙中、英間的合作，印度也不會製造糾紛。蔣委員長隨行發表「告印度人民書」，全文由蔣夫人以英語對印度全國廣播。此一劃時代文件內容略為：

「我敢向我兄弟之邦的印度建議：吾人在此人類文明存亡絕續之交，惟有盡其所能，以取得人類整個之自由。……在太平洋戰爭開始後，已隨時代而有一甚大之轉變，各民族求得自由之方式，今昔實有不同。現在各反侵略國家無不要求印度國民在此新時代盡其應盡之責任。……世界大多數人士皆同情印度之求自由。此種寶貴難得之同情，應特加珍惜而使之勿失。」

蔣委員長告尼赫魯：「告印度人民書」內涵同情印度之自由獨立，或為英國所不諒解，但大敵當前，此緩和空氣亦對英國有利。蔣委員長回國後，復令駐英大使顧維鈞轉告邱吉爾首相，勸其緩和對印度政策。同時命宋子文向羅斯福總統進言，請其力勸英國勿繼續高壓政策，以免為日本所乘。嗣後英、印談判破裂，但蔣委員長訪印，對印度參戰，中、印公路開通及戰後印度獨立有深厚之影響。

一九八三年，既星先生回國述職，調任駐秘魯大使。時我在軍統局工作，一天戴先生告我：「保君建來，他想邀你同去秘魯，出任大使館參事，徵求我同意。他因與你聯絡不上，故先問我。我未置可否，你看如何？」我說：「保大使相邀，事前毫無所知，我不打算接受。我不通西班牙文，諸多不便。中南美外交固然重要，我去對本局工作無大作用。如需出國，不若將來選一衝要地區，俾對工作有利。此刻我正負責本局海外全盤工作及對美、英、法情報合作事宜，不宜離職外調。」戴先生說：「你想法與我不謀而合。」

你去婉謝保大使好了。」我到外交部去看望既星先生時，部中友人已有所聞，竟有人向我道賀。我婉告既星先生以前不能離開現職，他很失望。我從未與既星先生共事，有之僅在加爾各答聯繫一短時期。他對我信任相邀，盛情可感，我當時如在外交部，必隨同前往秘魯。秘魯雖未去成，感到多一知己，十分難得。我對既星先生美

意歷久難忘。日後他回國述職，得在臺北小聚，提起往事，深感歉憾。

既星先生在秘魯任內，復兼駐玻利維亞大使，曾以特使身份訪問巴西、智利及中南美十一個國家，加強我國與各國友誼，穩定我在聯合國票源。他出席聯合國第一至第七屆大會，多所貢獻。調任駐約旦及沙烏地阿拉伯大使，奠定中沙友好基礎。嗣調駐土耳其大使，土耳其親蘇反美，折衝極端困難，既星先生力撐危局，憂勞致疾。又受命訪問衣索比亞，督見塞拉西一世，關我在非洲外交戰場。一九七〇年他以肝癌在英逝世。既星先生江蘇南通人，祖籍蒙古，魁梧奇偉，南人北相。其元配夫人美籍，通中文，能操流利國語，為賢內助。她在既星先生駐秘魯大使任內病故。續絃為西班牙裔秘魯人，亦喜好中國文化。既星先生中、英文造詣皆屬上乘，說寫辭藻優美，雍容爾雅，蜚聲壇坫。他的去世是我外交界一大損失。

# 聖文 拾夢抒懷

隆重出版 李潔 著

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，迭宰大邑，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、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，閱歷宏豐，見聞廣博，名作家阮毅成、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，以慧眼傾抒其感受，滙為智慧的結晶，與一般回憶錄不同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，趣味盎然。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新臺幣壹佰貳拾元，歡迎購閱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